

林黛玉的“物哀美”

甄 楨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要:“物哀”是日本一种传统的美学思想,在物语文学作品中逐渐发展并日趋成熟,《源氏物语》就将“物哀”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两部文学作品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其中包括相似的“物哀”精神。作为《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林黛玉极具“物哀美”,文章从“物相之哀感美”“知物哀之感动美”“生命之瞬间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林黛玉;物哀美;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2-0070-0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2.010

Lin Daiyu's Beauty of "Mono no Aware"

ZHEN Zhen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Mono no aware" (the pathos of things) is a traditional Japanese aesthetic thought, which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matured in the monogatari literary works. *The Tale of Genji* fully displays the the spirit of "mono no aware".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d *The Tale of Genji* are both classic work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history, where there are many similar aspects, such as the "mono no aware" spirit. 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Lin Daiyu is extremely beautiful with "mono no awa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beauty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beauty of material mourning", "the touching beauty of knowledge and sorrow" and "the instant beauty of life".

Key Words: Lin Daiyu; beauty of mono no aware;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物哀”这一美学思想在日本早期的文学典籍《古事记》《万叶集》中就曾多次出现,在《源氏物语》中逐渐成熟并趋于完整。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根据《源氏物语》将这一思想作了解析,在本居宣长看来,“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是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敏锐的包容、体察、体会、感觉、感动与感受,这是一种美的情绪、美的感觉、感动与感受”^[1]。铃木修次则认为“物哀”是“凝视没有限度的对象而触发的某种感

动”^[2]。叶渭渠先生也对“物哀美”的特征进行过归纳,认为“‘物哀’是客观的对象(物)与主观感情(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美的情趣,是对客体抱有一种朴素而深厚感情的态度作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主体所表露出来的内在心绪是非常静寂的,它交杂着哀伤、怜悯、同情、共鸣、爱怜等种种感动的成分。‘物哀’这种感动或反应所面对的对象,不限于自然物,更主要的是人,就算是自然物,也是与人有密切关系的自

作者简介:甄楨(1983—),女,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然物,具有生命意义的自然物。……总之,就是动之以情,面对不同的现实,以不同的形式使心灵感动”^[3]。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物哀”是一种感情宣泄的状态,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纯粹的精神上的感情,是一种主观感情作用于客观事物上的一种高级的审美情趣,是外物触碰于心灵的感动。“物哀”之美,只有用心才能体会。

林黛玉是《红楼梦》^①中的重要人物,历来研究者都对这一人物青睐有加。本文拟用日本的“物哀”美学思想深度剖析这个人物形象,从“物相之哀感美”“知物哀之感动美”“生命之瞬间美”三个方面阐释此人物呈现出的“物哀美”。

一、物相之哀感美

产生“物哀”首先要有客观的物,“物”本身要有令人感动的成分,才能引起他者的情感波动。林黛玉的前世是“绛珠草”,属于“草性”植物。“草性”植物的自然外观本就有一种先天的柔弱感,并且春生冬死,一岁荣枯,时光短暂,这种无常特别能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悲悯。“绛珠草”虽生于灵河岸旁的三生石畔,却也会有因干涸而死的危险。虽然文本中并未详细描摹“绛珠草”的物相,但从神瑛侍者为其灌溉雨露来看,一定是“绛珠草”的物态使神瑛侍者感到怜惜,从而产生“物哀”,才有了日日灌溉甘露的行为。

“绛珠草”修得人形之后,游于离恨天之外,渴则饮灌愁海水,因未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故五内郁结着一股缠绵不尽之憾意。“绛珠草”在未托生为黛玉之前,已是心有所哀,故而托生为人之后,人的形态延续了这种“草性”植物的哀感。

《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到贾府时,众人看她是“身体面庞怯弱不胜”^{[4]39},贾宝玉看她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4]49}。愁、病、泪、弱,林黛玉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病态的形貌。“罥烟眉”是一种似烟似雾般朦胧缥缈的

眉,浅淡清雅,有迷离之美。可这样美的眉却不是舒展的,而是“似蹙非蹙”,总是挂着似有似无的愁容。而那双“似喜非喜”的眼睛,也是泪光点点,带着天生的或许也不被自己察觉的愁怨。水映姣花,是一种静态的美,风动弱柳,是一种动态的美,但无论是静态的花还是动态的柳,与娇弱的黛玉联系在一起,都会自动生成令人怜惜的哀感美。

日本的“物哀”是从对“物”的感动与体验中捕捉美的意义。在这种美学思想中,残月、落花潜藏着一种令人哀伤的情绪,能增添事物的哀感美。“物哀”中的自然物相如此,人类的外在形貌亦是如此,林黛玉的这种病态美反而能唤起人们的“物哀”,也令自己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哀感美。

二、知物哀之感动美

本居宣长在概括《源氏物语》五十四卷宗旨时说:“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感知‘事之心’、感知‘物之心’,也就是‘知物哀’。”^{[1]66}《红楼梦》中处处弥漫着“物哀”,林黛玉更是极懂“物哀”之人。

“物哀”源于内心对外物的感动,是一种感性压倒理性的主情审美。林黛玉的性格纤细敏感,对外在世相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及丰富的想象力。世间的四季变换,草木枯荣、花落花开最易令人产生“物哀”。

林黛玉对自然感受之纤细无与伦比。芒种时节,姐妹们都在一起玩乐,只有黛玉躲在一处哭泣着掩埋残花落瓣,她是将自己融入了当时的自然情景之中,一草一木都触动心扉,她感知到了落花的“物哀”,继而心生感动,便开始自然而然地咏歌《葬花吟》。本居宣长认为:“当被‘物哀’所打动的时候,虽然极力控制自己,但心中依然不能自己,这种情况就叫做‘不堪物哀’。在情有不堪的时候,自然就会将感情付诸言语,这样吟咏出来的词语,有了一定的节奏长度,就

① 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无名氏续〈红楼梦〉》。

具备了‘文’，这也就是‘歌’。”^{[1]164}显然黛玉不堪落花之“物哀”，便开始托物寄情，将自己的忧思哀情寄托于所见所闻之物上，而她所吟之歌“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4]371-372}贴切地表现出林黛玉心灵的感动与灵魂的触动。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黛玉病卧潇湘馆，此时外面太阳未落，却下起淅淅沥沥的秋雨，黄昏渐近，雨打竹梢，黛玉触景生情，“不觉心有所感”，便作《秋窗风雨夕》。秋雨、黄昏、雨竹等都属于秋的“季物”。叶渭渠先生曾说，日本的“物哀”文学作品中咏秋主题的作品最多，是因为秋的事物最适合日本人情性、感伤性的抒发。黛玉的“心有所感”便是感知到了外界秋雨、黄昏、雨竹等相互作用产生出的“物哀”，内心有了感动，便以吟诵的方式抒怀。黛玉在这首秋词中连用了十几个“秋”字，并用“惨淡”“凄凉”“萧条”等词语渲染了秋的肃杀与凄寂，呈现出她孤独悲凉的心绪。黛玉无论是葬花还是作悲秋之词，所要表露的都不仅仅是情绪上的哀感，更是一种上升到了情趣性的哀美，是心灵感动美的外在表现。

本居宣长认为男女之间的恋情最能体现“物哀”。黛玉则是最能感知“情之哀”的那个人。黛玉与宝玉共读《西厢记》后，自觉“辞藻警人，余香满口。……心内还默默记诵”^{[4]315}，当她听到《牡丹亭》的戏词“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4]317}等句之后，不禁心动神摇，如醉如痴。黛玉的痴醉是因为感动于《西厢记》《牡丹亭》中以文字编织出的恋情，而感知了“物哀”，才会随情节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黛玉与宝玉之间的爱情贯穿于《红楼梦》始终。因为前世的宿缘，绛珠仙草要以泪水还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所以宝黛之间的爱情注定会充满坎坷，而泪水也预示了爱情的悲剧结局。宝黛初见时，彼此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种先天的熟悉是源于前世的因，而两小无猜、同吃同住、亲密无间则是爱情在现世萌发的源泉。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形成，更多是建立在心灵

默契、互为知己的基础上。宝玉不爱功名利禄，所有人都规劝他，只有黛玉从未说过那些“混账话”，宝玉曾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4]432}宝玉与黛玉有着相似的秉性，浪漫任性、讨厌世俗，所以才能性情相投、心灵契合。宝玉挨打之后，几乎所有人关心的只是宝玉的身体，没有人抚慰他心灵上的创痕。宝钗、袭人、凤姐等都不懂宝玉之心，也就无法感知宝玉的“物哀”。只有黛玉，在无声的哭泣中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4]451}宝玉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现在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4]451}宝玉深解黛玉话中之意，换言之，黛玉也是懂得宝玉的心思才会有和别人不同的劝慰之语。在宝黛的爱情里，黛玉有感宝玉的绵绵情意而心生感动，从而懂得宝玉的“物哀”。

无论是对待自然景物还是世间情感，黛玉都能体会出诗意的感受及唯美的感动，进而表露出一一种知物哀的感动美。

三、生命之瞬间美

“物哀”的美学思想中有一种瞬间美的理念，即赞美“短暂”。日本的樱花最能展现出这种瞬间美，樱花的花期很短，花开花落皆在弹指间，但樱花淡雅、质朴，在安宁中蕴含着一种沉静的自然美，即使花落时，也是齐齐凋零，呈现出唯美缤纷的景象。林黛玉在人间短暂的生命恰如这美丽的樱花一般，在沉寂之前曾有过诗意的绚烂，这种生命短暂的无常感，亦是瞬间美。

黛玉生命的短暂有一个“绛珠还泪”的神话前因，绛珠仙草托生为人，并以毕生之泪还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泪竭人亡，正是这个前世的因，才导致黛玉在入世所经历的一切的果，这种因果的宿命观念具有浓厚的无常感，这种无常即是“物哀”。前世神瑛侍者灌溉绛珠仙草的甘露，聚集在黛玉有限的生命里，以泪水的方式储存，从某种意义上讲，泪水是黛玉生命的全部，这也与宝玉之前所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相呼应。

泪水是世间至洁之物，可洗涤人的心灵，可疏解内心的郁悒。林黛玉喜欢流泪，有时完全没有缘由。第二十七回说：“紫鹃雪雁素日知道

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泪眼,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自叹的。……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也都不理论了。”^{[4]362}第三十四回,黛玉也说:“我自己每每好哭。”黛玉的泪水经常无缘由地流淌事实上是生命流逝的迹象。第四十九回,黛玉自言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4]660}以泪报恩,泪竭人亡,泪水渐渐干涸的黛玉却不知道自己的水质生命也将随泪水一同干涸。

林黛玉的生命虽短暂却绚烂,她的一生不世故、不逢迎,活得任性任情、率真自我。别人说她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实际上这正是她超尘绝世的所在。林黛玉待人处事不会像宝钗那样周道圆融,她始终感性地活着,更在乎自己主观生命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很多时候是诗化的。

黛玉作诗从来不是冥思苦吟,而是信手拈来,那是生命中的诗意自然倾泻而成的。元春省亲,命大家作一匾一诗,别人都勉强而作,黛玉胡乱作了一首便在众人之上,不仅如此,黛玉还替宝玉作了一首,更是以这一首冠压宝玉自己所作的三首。在宝玉送来的旧帕子上题诗时,诗意缠绵,一气呵成,两块帕子写满了,黛玉内心的诗意尚犹未尽。第三十七回,众人作《咏白海棠》之诗,备下纸笔之后大家都各自悄然思索,只有黛玉完全没有苦思之态,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与丫鬟们调笑,却能提笔成诗:“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4]493}这诗明为咏白海棠,实则是作者生命的写照,蕴含着黛玉生命特殊的诗意,不同人的诗风反映出不同人的生命特质,所以李纨才会说黛玉之诗风流别致,宝钗之诗含蓄浑厚。待第三十八回,众人吟咏菊花时,黛玉《咏菊》中有“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4]511},《问菊》中有“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4]512},《菊梦》中有“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4]514},这些诗句巧妙地反映出黛玉欲求知己、满怀真言无处诉说的

孤独心境,是咏叹菊花亦是咏叹自己的命运。

到后来她咏出“冷月葬花魂”之时,生命之花已近凋零。在第九十八回的续本当中,林黛玉是在宝玉与宝钗大婚当日,在房中凄绝死去的,一旁是所爱之人的洞房花烛,一旁是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这种鲜明惨烈的对比更将黛玉的生命物哀化。而第九十八回的题目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说明死亡并不是黛玉的终结,她只是离开了人间,重新回归天界,这更是将黛玉生命诗意化、唯美化的表现。

四、结语

林黛玉童年丧母,继而丧父,父母双亡的她寄居在外祖母家中,虽备受老太太的喜爱,却也缺乏完整家庭中父母爱护的温暖,她寄人篱下,孤苦无依,就如小草一般,虽柔弱却要无奈忍受自然界的风吹雨打,这种“草性”植物的特质源于前世“绛珠还泪”神话中的绛珠仙草。作者在塑造人物之初,便有意将林黛玉的生命诗意化、物哀化。无论是在天界的“绛珠仙草”抑或是在人间的林黛玉,其物相都有着令人怜惜的哀感美。而黛玉又灵心慧质,极懂“物哀”,无论是自然界之物,抑或是男女恋情,她都能知晓其中情趣,内心产生感动美。黛玉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率性真情,活得纯粹且诗意,就如樱花一般,有过绽放的美丽,有一种能永存心间的瞬间美。可以说,日本传统美学中的“物哀美”在林黛玉身上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参考文献:

- [1] 本居宣长.日本物哀[M].王向远,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2] 铃木修次.“风骨”与“物之哀”[M]//刘柏青.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2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7.
- [3]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5-86.
- [4] 曹雪芹.无名氏续《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秀荣)